

同桌的你

王彦平

铸二班的青砖瓦房还在记忆里站着，像一本泛着潮味的线装书，封皮上刻着我们的18岁。瓦楞间长着几株狗尾巴草，风一吹就摇出细碎的光阴，那时我们总在屋檐下玩双杠，懒汉鞋底蹭出了一道道足迹，和课间操的铃声一样，是嵌进骨子里的生命节拍。

记得那时，我总爱在黑板报的报头画一艘扬帆的船，而那排砖瓦房还真的就成了码头。我们攥着毕业证书走出去时，谁也没有回头看——直到多年后在异乡的西餐厅里，看见穿校服的少年吃着面包，才忽然想起某个清晨，同桌的你，把一指半宽的粗粮票递过来，把半碟子土豆丝推给我，那种淳朴的接济。都管这叫“布衣之交”，却不知道若干年后，这四个字会重得像块砖，压在通信录里渐渐模糊的名字上。

墙根底那棵老槐树还记得吗？我们在树干上刻过梦想：有人要当工程师，有人要去深圳看海。如今树身早已结痂，像我们各自奔波的人生。前几天整理珍藏，翻出咱们班的毕业照——你站在第三排，衣服领口上磨出了毛边，我站在你的前排。相纸的边角泛出橙色的黄，像被岁月浸泡过的糖，轻轻一抿，就能尝到当年甜美的滋味。

你的电话号码我始终记着，那串数字像挂在记忆里的风铃。50年前，我们结伴到邮电局给家里拨打长途电话，铁皮电话亭里，看到你欣喜若狂地与家人通话的表情，我条件反射般泪盈满眶。50年后，我对着手机屏幕再按那串数字，手忽然停住——不知道听筒那边的你，是否还会像当年那样，有那份久违的澎湃激情。

校园多年前便被拆迁了，几度返回母校，寻觅那排砖瓦房，它缩在一个角落，像个被遗忘的老人。脚下的石阶残败不堪，我蹲下来，忽然想起曾在这儿崴过脚，同学们搀扶我到医务室时，你在我耳边说去帮我打饭。如今再想起那碗缺乏油水的粗茶淡饭，它在记忆深处成了永恒。

昨夜，梦见我们又坐在教室里，黑板上写着“新生联欢会”，你带了家乡的花生红枣，我偷拿了爸爸的一包黑砖茶。阳光从窗格里照进来，在课桌上投下斑驳的影子，像撒了一把碎金。醒来后忽然想给你打个电话——没有啥要说的事，就是想问问，你家楼下的那池月季花，是不是还像当年那样，盛开得光彩照人。

听说你最近在带孙子，朋友圈里有他背古诗词的影像；我呢，天天在23层楼宇飘窗上侍弄花草，那盆兰花草又开了三朵，颜色像极了毕业那天你穿的衬衫。岁月真是奇怪，当年觉得“来日方长”四个字像块橡皮，能擦掉所有慌张，如今却发现，它早被时光磨成了沙漏，眼睁睁地看着细沙往下漏。

所以啊，老伙计，相约这个月底的周末好不好？就在东山采薇庄园的树荫下，我带新上市的龙井茶，你就带上核桃和大骏枣，对了还有红苹果。我们不聊血糖高低和养老金涨幅，就看看岩缝里的蒲公英，数一数老槐树的年轮，再像当年那样，把50年的日子，掰碎了慢慢嚼。毕竟啊，这世上最经得住泡的，除了清茶，便是你我心有灵犀的老交情了。

中考季的青春回响

张月英

中考季又至，我家所在的小区与考场仅隔着一条通湖路。看着孩子们走进考场的背影，思绪突然飘回1988年的夏天。

那年，我在清徐县实验小学参加中考。作为从农村来的学生，第一眼看到监考老师——一群年轻漂亮的幼儿教师时，我的心里就种下了一颗种子——我也要当一名能歌善舞的幼儿教师。

那年夏天格外燥热，午休时特别困倦，我咬咬牙，掏出平日里舍不得用的零花钱，买了一桶金灿灿的健力宝。冰凉的橙味汽水灌进喉咙，瞬间驱散了倦意，只觉得耳聪目明。后来每次回想，都忍不住笑自己——说不定正是这桶神奇的饮料，才让我一举拿下了全县幼师专业的第一名。

成绩公布的那天，家里像过年般热闹。当时全县仅有9个公费生名额，一个乡镇都均不上一个，我竟成了幸运儿！在那个年代，考上幼师就意味着捧上了“铁饭碗”，不仅能转成市民户口，每月还能领到34斤粮票和29元菜票。女孩子们总爱精打细算，我也学着把吃不完的饭菜票换成零花钱。攥着这笔

“巨款”，我买下了人生第一条时髦的牛仔裤，穿在身上，走路都带风。

太原幼师学校的食堂，藏着数不清的美味记忆。喧软的夹肉花卷，咬一口肉香四溢；刚出锅的油炸大饼裹着白糖，甜到人的心窝里。我舍不得自己独享，每到周末就用油纸仔细包好带给家人。父母总是笑笑说“不爱吃”，两个弟弟却不客气，早早搬着小板凳坐在门口，等我带好吃的回来。那时我总爱吹牛：“学校的饭菜太多吃不完，剩下的钱就给你们买零嘴！”其实心里明白，这些奢侈的美食，是我改变命运的馈赠。

中考像一道神奇的分水岭，英语和化学满分的成绩，加上擅长的语文，让我端稳了这辈子的“铁饭碗”。从幼儿教师到报社编辑，再到如今的融媒体工作者，我这条“小鲤鱼”，真的就跳过了农门。

看着围栏外焦急等待的家长，很想对考场里的孩子们说：好好答题吧！或许人生的某个瞬间，就藏着改变命运的机会。愿你们都能勇敢迎接挑战，书写出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！

那年夏天

裴小军

7月的毕业季，是每个大学学子都难以忘怀的。那年夏天，我们毕业了。

离校前几天，同学们就开始在彼此的纪念册上写毕业留言，诉说着光阴的故事和对彼此的祝福。

离校前一天，头顶的烈日似乎在提醒我们，大学时光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。毕业生们成群结队，顶着烈日，穿着学士服，在校园里到处拍照，以此和熟悉的校园、熟悉的往昔说再见。行知楼前，我们高高抛起了学士帽，抛出去的是昨天，接住的是不可知的未来。

校园里的法国梧桐静静伫立，整整四年，它们像哨兵一样挺拔精神。足球场上，依旧有低年级的同学在踢足球，恍惚看到我们一大二时的模样。

在教学楼门口，我们遇到了谭丽芳老师，大家忙拉着老师一起拍照留念。谭老师是湖南长沙人，说一口湖南味的普通话。她戴一副茶色的老花镜，总是用母亲般慈爱的眼光看着自己的学生。记得一次上谭老师的课，我边听边偷偷地补英语作业，被谭老师发现后，领受了她慈爱中夹杂几分湖南辣味的批评。此刻，我是如此怀念往昔的课堂，还有可亲的同窗。

晚上毕业聚餐时，平时不喝酒的我破例喝了一点啤酒。也不知哪来的勇气，在大家互相举杯敬酒的时候，我起头唱了一句《同桌的你》。同学们都情不自禁一起唱

了起来，唱到“那时候天总是很蓝，日子总过得太慢，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，转眼就各奔东西”的时候，好多人的眼里闪烁着晶莹的光亮。

夜色朦胧，校园的草坪上，我们席地而坐。中文系的几个帅哥弹着吉他，开始毕业前的最后一次草坪演唱。不少同学循着歌声静静围拢了过来，坐在四周，后来便跟着一起唱，吸引了很多路过的同学驻足观看，最后竟演绎成了大合唱。《假行僧》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》《光阴的故事》等歌曲，一首接着一首，最后收尾的是李叔同的《送别》：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……”

歌声飘荡在月色中。礼堂前的大广场上，有很多散步的同学，亦有依依惜别的同学及恋人。有人说，毕业季也是分手季，有一定道理。异地的去向使得许多缘分戛然而止。我们握不住时光的流沙，也无法把握爱情的繁花。

在溶溶的月光中，我来到大礼堂前。记得大一那年夏天，也是毕业季，我也曾坐在礼堂前的台阶上，沐浴着月光，因为目睹学长们即将离校的惜别之情而忧伤。而今，是我将要离开学校了。

蓦地想起《再别康桥》：“悄悄的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的来；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”

我想，天上的月光，眼里的泪光，也许就是毕业季最美的诗行。